

中国图书馆基本馆藏系列

善恶图全传

[清]佚名 著



远方出版社

前 言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先人们在历史的长河中创造了无数的经典之作,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弘扬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古典文学是古代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古典文学作品贯穿着对人的生存境遇的关怀,对黑暗政治的批判,对社会不公的揭露,对理想社会的渴盼。古人明确的是非立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作品中处处可见。“一日三省吾身”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自我要求;重义轻利、舍身取义的义利观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达则兼及天下”的人生追求。以至虽身陷困顿,仍怀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青云之志。古人闪耀着人文精神光芒的名句使我们在感受古典文学作品音节之响亮,文字之华丽,篇章结构之严整的同时,感受着那力透纸背的心灵之音的回响。

二十一世纪是知识全球化的时代,那种封闭的、狭隘的学习已经落伍,而进入开放的世界是大势所趋。它要求学习者

改变传统的价值观念，以全新的思维方式看待问题，使古典文学绽放出时代光彩。因此，古典文学教育对于学生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的培养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套丛书选材于明清时期的优秀作品，内容涵盖公案、谴责、侠义、传奇等。其中作品皆以当时社会为背景，所宣扬的是非观、善恶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与今之相比较，不尽完全相同。因此，我们品味这些作品之时，理应抱着一种“拿来主义”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古为今用。

此批作品皆先人所作，古今用语、文字多有不同，以今日之眼光，其有别字在所难免；同时，历经数百年之纷扰，中间或有缺失。为保其原貌，吾辈不敢妄加修改。只是在单字缺损处以“□”相示。望读者谅之。

编者

目 录

第 一 回	闻仆报赶奔金陵 见世兄得授困章	1
第 二 回	张三闻报回溧水 教习擒拿没毛虎	8
第 三 回	张三被捉遭擒 邵青起造火牢	15
第 四 回	班兄弟李府做解 巡捕官奉命拿人	23
第 五 回	李雷收铁头太岁 闻公子阴鬼托梦	32
第 六 回	李振远赶母逐弟 十月朝看会抢掠	41
第 七 回	林孔昭哭诉城隍 金毕山改妆行刺	49

第 八 回	众英雄一闹李府 猿大仙相救汤雄	57
第 九 回	进卧室强奸表妹 遇义士相救千金	65
第 十 回	夏秋声遭凶丧命 火汉延相会高奇	73
第 十 一 回	高奇关王庙卖拳 铜头太岁会天贼	81
第 十 二 回	权昆仑带刀拼命 白茅岭好汉称雄	90
第 十 三 回	公子小姐夫妇相会 铜头铁头并拼输赢	97
第 十 四 回	投盟兄偏不相遇 心思虑撞破寿烛	105
第 十 五 回	摩云师采阴补阳 雷部神降凡点化	112
第 十 六 回	石匣善恶困出现 奉差遇恶贼送命	119
第 十 七 回	李鸣远花园遇难 王夫人救婚脱身	126
第 十 八 回	老变种李府受聘 弥勒佛得遇世兄	133

第十九回	使教习杀弟杀母 受惊吓买椽收尸	140
第二十回	因看余又收好汉 使杆棒得遇故友	148
第二十一回	邓小姐烧香被抢 畜牲脸计害邓端	155
第二十二回	李震远追赶姐弟 邵畜牲计赚陆杭	162
第二十三回	因贪财奸人丧命 奈怕患英雄错路	170
第二十四回	无忧楼天火化焚 假朋友计骗东翁	178
第二十五回	假花超枪伤天贼 扮经略三闹李府	185
第二十六回	探虚实恶贼埋伏 祭大树猿仙解围	193
第二十七回	活阎罗出城捕盗 恶奸人乡村遇雨	201
第二十八回	权画堂心生歹意 登高楼又起是非	209
第二十九回	员小溪设计进宝 闹程庄抢虏兰英	216

第三十回	阿铁鞭劈破天贼 一杯枪屡败仇罗	224
第三十一回	臧知县程庄吃粪 李震远投奔太湖	232
第三十二回	王素洁虎丘被抢 郭鹏举征剿马弁	240
第三十三回	强梁盗太湖示众 林孔昭公府吟诗	248
第三十四回	公爷收俘李雷门生 天子观星驾设雷音	256
第三十五回	众冤魂梦中告状 典茧绸私访李府	264
第三十六回	唐经略狱中受难 猿大仙相救钦差	271
第三十七回	周旬求黄公写状 黄辉捉李雷全家	279
第三十八回	唐大人斩王志远 林孔昭夫妇相逢	287
第三十九回	天子览奏批圣旨 唐端接旨刷李雷	295
第四十回	奏凯来京受官职 还乡祭祖大团圆	303

第一回 闻仆报赶奔金陵 见世兄得授图章

词曰：

富贵五更春梦，功名一片浮云，
眼前骨肉亦非真，恩爱反成仇恨。
莫把金枷套颈，休将玉锁缠身，
清心寡欲脱凡尘，快乐风光本分。



这首词叫人看破名利，少要为恶，免得后来没有收获结果，却引出一善一恶的故事来。

这件事发生在大宋徽宗年间，建康府溧水县城根下，住了位老爷。这官员曾在朝居兵部大司马之职，姓李名永福，曾挡金兵，死在钢鞭之下。夫人吴氏，年已半百，留下两位公子。大公子名雷，字振远，娶妻陆氏。二公子名电，字鸣远，已定王氏，尚未过门。止有一个老家人李善，主仆五人自京中逃奔到此住下，三间草房，可怜日无呼鸡之食，夜无鼠耗之粮。也是天无绝人之路，亏得西门小街上有位相公，姓林名实，字孔昭，

仗义与他每日三钱银子度日，养他母子夫妻，这且不表。

且说那日老家人李善上街买物，偶听得人说京都新放下一位七省军门冯大老爷，名承受，在南京上任，好不威严。李善闻听，忙回家报知大公子李雷。李雷大喜，忙告知太太，说：“这冯大人原是父亲一手提拔起来的，平素交往密切。我如今借些盘缠，去见冯世兄大人，必可谋一差事，以为一家生计。”太太同意，这李雷便带了老家人来到西街林孔昭家，孔昭接入中堂叙座，问道：“大哥光降寒门，不知有何见谕？”李雷便将上项事说了一遍，讲了欲借盘缠之意。孔昭闻言，只得进内与娘子商量。谁知林孔昭妻子，在屏后瞧见李雷举止不端，忙对丈夫说：“此人不可与他久交，且送些银两，让他去吧。”就取了五十两银子，又拿了两套衣服，让孔昭送将出来，面交李雷。李雷千恩万谢，道：“此行如能富贵，决不相忘大德。”当下出门回家，用了午饭，叫李善老家人收拾行李，一同来到码头雇船，直赴南京。却遇着顺风天气，傍晚已抵南京码头。李雷下船，雇了一乘小轿坐了，李善挑起行李紧跟，竟往大人辕门。只见两边栅栏一双旗杆高接青云，奏乐万分热闹，好不气派。李雷将至头门口，下了轿，早有旗牌官上前喝问。李善忙回道：“我家主人是溧水李大公子，名雷，与你家大人乃是世兄弟，敢烦禀报。”旗牌官闻听，忙对李雷行了全礼，请至官厅献茶。说道：“现下天色已晚，军门大人已回内宅，不便禀报。且到宾馆安歇一宵，明早大人升堂时，再请公子相见罢。”李雷也觉旅途疲劳，便点头应允。当下旗牌便差人封了临近一所寺院，送李大

公子暂住。早有众僧接入，办了晚斋，用过安寝，一夜无词。

次日天明起身，梳洗已毕，带了李善来至辕门上官厅等候。不一时众文武官员齐集，只听得三声大炮，击鼓奏乐，发梆开门。旗牌官员牙皂三班站了班，大人升堂。稍时传李雷进见。李雷告进，大人问了底细原由，即刻退堂，着人邀李雷进内书房，世弟兄相见，叙礼坐下，童儿献茶毕，冯大人开言道：“世弟，老恩师母在府纳神福否？”李雷道：“托大人福庇粗安。”大人又问道：“二世弟与尊嫂好么？”李雷道：“托福都好。”大人又问道：“世弟，看你光影，形容枯槁，不知家下可过得去？”李雷说：“苦不尽言！家徒壁立，难过韶光。亏得朋友仗义周济，勉强糊口，不然我李某安能存在人间。今闻世兄大人特放江南经略，故尔赶奔宪轅，求大人念先君有世谊之分，辕门上大小事派点与李某身上，足感其情。”说罢一躬到地。大人见他如此穷困苦恼，想了一下，说：“愚兄这次出京，有专查七省叛党草寇赃官污吏之事，今就专委世弟担任协办这项事务。”说毕，取出一颗金图章来，双手递给李雷，说：“此乃查办七省叛党草寇的金印。有了此印，各府州县官都可调遣，谁敢不遵？如有事可随时禀报本院，用此印盖上为凭，本院立刻执法施行。如能查获叛党大盗，本院自当保奏，升迁官职。且任查办事宜，本院自当定期拨发活动经费，世弟也可依此宽裕度日。”李雷听毕，喜不自胜，假意虚谦一番，方才收下金印。当下留了酒饭，送李雷出来，此刻李雷真如平地登仙，顿时趾高气扬起来。步出二门，早有值日旗牌迎接道喜，请至官厅上



座，祝贺道：“大人托李大老爷办理七省叛党事宜，此事是第一件要紧大事，权力极大，可贺可贺！”李雷闻言，更加喜欢，立时摆起架子来，说道：“这件事既系大人委办，李某自当竭力搜捕叛党赃官。诸位，李某还有一言相告，我等都是受朝廷俸禄，若有一点徇私，我李某不知便罢，若还知其一二，即刻回了大人，重则割去首级，轻则丢官弃职，那时莫怪李某无情。”众人闻听，尽皆吃惊，暗想这个人可得罪不得，齐声道：“是是。”李雷见诸人对自己如此惧怕，更加自得，坐了一会，径自回寺院安歇。次日，又到辕门向大人谢委。大人又问：“如今老恩师母住在何处？”李雷禀道：“大人休问，苦不尽言。若问住处，暂借三间草房栖身。”大人闻听，即传旗牌官刘洪进见，吩咐他道：“着你星夜速到溧水，告知知县蓝桥，代我世弟寻一处地方，造个府第。”刘洪答应退下，自往溧水县不提。

当下李雷辞过大人出来，来到官厅。众官员见冯经略对李雷如此器重优待，哪个不来奉承？纷纷前来套拉交情。李雷当下说道：“诸位老哥，我李某有一事相托，哪一位代我办一顶锡顶纱窗四角拖须大轿？冬夏轿围齐全，一色槟榔木的，扶手要楠木包铜，轿夫一色胸裤，高身长大，要会走溜步才好。”有一个旗牌官立即答应道：“小弟办！”李雷又道：“哪一位代我寻找四楼教习？要一色崭方大身子，武艺高超，都要山陕河南人方好。”又一位官员答应道：“我办，我办。”李雷又问：“哪一位代我挑选少年小伙子随从跟班？要俏俏俊俊的，不点不麻，干干净净才好。”又一位官员答应去了。李雷又问：“哪一位代

我办匹牲口？要膘肥肉壮的，纯白马脚，镫鞍鞵要一色新鲜才好。”又一位答应下去。李雷心中欢喜，自回公馆不表。

且说那溧水知县蓝桥，接到刘洪传来冯经略大人谕示，为李大公子建造府第，哪敢怠慢，立刻升堂，传出朱票，传值日快头回话。不一时快头传进，蓝老爷吩咐：“尔等快去李府城根前后，将民房查看若干，作为兴造李府宅基。”快头领票，协同牙人坊保到达城根，沿门逐户挨房细查，共相九十六家。问明房价，快头和牙人同回了知县，知县即发出银两官价估值分派了，各户各家得银，另行搬去。又传官匠头道：“本县传你等，非为别事。今因李大老爷在省，大人吩咐下来，起造府第，定要加速完工，本县少不得有赏。若有稍怠，本县立刻重处，那时反为不美。”官匠头答应而去。回到下处，拿了历日，遂择吉日，乃是二月十六上好良辰。到了那一日，溧水县蓝老爷黎明起身，净面嗽口，用过参汤，冠带齐全，出了宅门，上轿摆开道来东城脚根，转身下轿，吩咐点齐香烛，铺下红毡，行过大礼，焚化纸马已毕，早有匠人破了土。上轿回衙不提。

且言众匠人兴工动作，第二日县主又来城脚监工，只见众匠人动手打梅花桩。正打之间，忽听喇喇一声怪响，地面裂开一穴，冒出一阵黑烟，好似团团黑雾。众人吃了一惊，齐声喊“不好了”，四散躲开。蓝老爷问道：“何事如此大惊小怪？”匠头回禀道：“禀上太爷，小的们正在打桩，忽见地底冒出一团黑雾，竟像些没头的人一样。”老爷闻言，走到坑边看时，黑雾已渐散去。往下看去，阴森森寒气逼人，不觉身上寒毛直竖。忙



吩咐众人：“与我往下挖。”众人发一声喊，锹锹齐动，挖有五尺多深，只见内中一个大石匣，看九尺宽，八尺长，石上镌有古老蝌蚪文字，却无人识得。蓝老爷叫人抬将上来，放在别处，待府第完工，挂在正梁上镇压风水。足足造了二个月，那一日完工，县主谢过土神，唱了三本戏，遂先请李老夫人并二公子进新府第安住。老家人李善在省内来，也跟进宅去。然后蓝老爷亲赴南京，禀报府第完工。

且说那李雷，自得了委办擒拿叛党的差事，领了经费，有钱有势，哪个官员不来奉承？清淡了好多年，如今方得享受。尽日吃喝嫖赌，忙个不亦乐乎。这日蓝知县来拜，说起府第已成，问李雷何时回府。李雷道：“少不得辞了大人，即便回去。贵县先请回府。”知县去了。李雷吩咐手下人收拾行李。此时众旗牌官代李雷办得轿马人夫，清秀长随，四楼教习，样样齐全。李雷写了书启，辞过大人，大人准他回去，吩咐用心捉拿叛党。李雷答应，回到公馆收拾停当，李雷与众教习上了牲口，后面带着庖厨茶担，轿马纷纷，好不热闹。浩浩荡荡直奔码头下船，众官员送到岸边而回。

一路无词，当日到了溧水县，弃舟登岸。早有知县开道，迎接进城。李雷乘马来到了府第门首，早有门客邵青马前叩见。下了马，家人引路，领李雷进内观看府第摆设。你道那门客邵青从何而来？乃是知县举荐来的。此人是本地一个坏鬼，因他面貌丑陋，心术又坏，却称他为畜牲脸。因知县聘他来与大老爷做个门客，以为讨好，谁知此人不来犹可，若收了这只畜

牲脸，真个是：虎下高山难遮挡，平地受害不非轻。

且说李雷进了大门，上面乃五间大厅，一转皆是走廊。走了福祠天井，进了腰门，乃是甬道，轿子可出入。进了二重门，过了天井，到了五间正厅，只见广锡立台分为左右，摆下一张真楠木香几，上摆古铜大王鼎，大理石插牌，挂一轴名人图画，对联挂在两边左右。紫檀雕花太师椅，二十四张炕桌，茶几俱全，天井内铺就玛瑙石。一直进腰门上二厅，只见好似蓬莱宫阙，一言难尽。一进到了后面上房，套房各处共有九十九所。李雷大喜，真如平地登仙。这李雷平日本是不好，再有邵青从中挑弄，逐渐任意施为，无所不致。抢掳人家妇女，霸占民人田地，行些丧天害良之事。此行为传出，百姓纷纷讲论。有溧水县几个百姓到山东卖货，一时闲谈，说到河南出了一个大恶人，狠极到顶，人皆称之为活阎罗的李雷李大麻子，真正是奸淫不论男女，惨杀无分老幼。众人正在酒肆中谈论，个个切齿。只见隔壁席上一个人大叫一声，双手一拍，把桌子一掀，只听得哗唧唧一声响亮，盘碗滚落一地，桌子四足朝天。众人大惊，不知此人姓甚名谁，且听下文分解。



第二回 张三闻报回溧水 教习擒拿没毛虎

词曰：

天上乌飞兔走，人间古往今来。
况因屈指数英才，多少是非成败。
富贵歌楼无限，凄凉废梦苍苔。
万般回首化尘埃，唯有青山不改。

话说溧水县有个地棍，姓张名海，排行第三，自称三太爷，绰号叫做没毛大虫，生下来头大辫子小，人称他为大头细脖子。张三太爷只因在山东访友，正与朋友在酒肆吃牛肉，喝烧酒，吃得高兴，听得乡人说李大麻子如此横行不法，不平之气从心底往天灵直冒，大叫一声：“李大麻子！你好好地离了溧水县，三太爷与你万事干休。若牙崩半个‘不’字，我张三回到溧水，扒掉你的龟窝，然后与你拼个雌雄！若要留你一点，我张三誓不叫没毛大虫。”说着把桌子掀起，碗盏杯盘打得粉碎。众人吓得屁滚尿流，都知张三武艺高强，谁敢出头相劝？那张



三站起身来，出了店门，扬长而去。众朋友定了神，只得算了酒账，赔了家伙散去。

且说张三打道回溧水斗斗李大麻子，离开山东，大步奔溧水而来。不数日，早到西门，已是一更时分。来到自家门首，用手敲门，门里张妈妈正在思想儿子，忽听敲门，叫声：“媳妇，你可听见外面有人叩门？叫溜儿点灯去看看何人。”小童溜儿忙来门口，问：“是哪个敲门？”张三答应：“是我。”溜儿道：“可是三太爷回来了么？”说着把门开了。张三走进大门，溜儿把包裹接过，一直喊进去说：“老太太，三爷回来了！”只见张三进内到面前，双膝跪下，说：“母亲，孩儿远离膝下，有缺甘旨，望老娘恕罪。”太太道：“我儿罢了，起来。”叫溜儿打酒办菜，溜儿拿了经折出门，来到酒馆，把经折一掼，说：“三太爷回来了，快快与我办几样菜。”那张三也是溧水一霸，店上闻听，哪敢怠慢，七手八脚把几样菜弄好，着人送去。店家又上街打了一吊子酒，打发他回去。他一家母子夫妇，一桌开怀畅饮。饮酒中，太太说：“我儿呀，为娘有句话要告诉你，又怕你性子坏，生出事来，恐有性命之忧。”张三说：“老娘，孩儿从来不曾忤逆你老人家，只管说来甚事。”太太道：“自从你出外二年，溧水出了一个狠人，你道是谁？就是李大麻子。他自见了经略大人冯承受，说是与他是世兄弟，委他查拿叛党不法之徒，还给他一方金图章，连知县都怕他，为他盖了府第，家中现养有四楼教习，打手不计其数，奸淫不论男女，残杀无分老幼，谋人田地，夺占房



产,无人敢惹。如今百姓称他为活阎罗。那一日李雷骑了牲口,带领教习,经过间壁豆腐店门首,见了巧子有几分姿色,他叫教习抢了就走。可怜他老子舍不得只生一女,上前想夺,被李雷把手一推,老头子站不住,朝恶水缸上一撞,只见那两脚一蹬,鼻孔流血,脑浆迸裂,死于非命!”

张三闻言,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一山焉能容得二虎,只见他帽子底下细辫子滴溜溜竖将起来。太太看见,叫声:“儿呀,不要动气。此人有官府靠山,可是惹不得他的。”张三忍气道:“老娘,孩儿明日要到苏州公干,你老人家早些安睡吧。”是晚各自安寝。次日天明,起身净面漱口,只听得敲门,叫溜儿开门,共有三四十位,都是街坊上的地痞无赖,一哄而进。说道:“三太爷回来了!”张三道:“众位兄弟,今日好早呀。”众人回道:“三太爷,早昨日三哥一更天进城,我等就得了信。想与三哥接风,又恐天晚了不便,特此今日大早来此,请三哥到韦驮殿,看绣球花饮酒。”张三穿上长衫,同了众人出门。上得街来,只见街坊上的人喊声一片,这个说“三太爷回来了!”那个也说“三哥回来么?”你道张三如何回答?只“回了”两个字。说罢了,把头一晃,扬长而去。

不一时到达韦驮殿殿内,火工僧人看见,飞报和尚。老和尚闻报张三太爷来了,吓得魂不附体,只得勉强率领僧人,战兢兢迎接出来,口称:“三太爷,贫僧接迟恕罪。”张三道:“和尚罢了。”同众人进了山门,果见佛殿前有喏大一棵绣球花,开得正盛。众人上了大殿,即刻在廊下摆开桌子,食盒内端出四